

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

(苏联)尼·诺索夫著 孙广英译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Н. Носов

ВИТЯ МАЛЕЕВ В ШКОЛЕ И ДОМА

据《星火杂志文艺小丛书》版本和苏联国家儿童出版社
1952年版本译出，又据该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《诺索夫中
短篇小说集》版本校订

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

【苏联】尼·诺索夫 著

孙 英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北京中路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1156 1/32 印张 6.25 字数 123,000

1961年9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5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2711 定价：(四)0.45元

内 容 提 要

写两个原来功课不好的小朋友，马列耶夫算术不及格，西什金俄语不及格，他俩互相原谅，不作批评帮助。后来，在教师和同学们帮助下马列耶夫改正了缺点。接着，他又主动帮助西什金学好俄语，共同前进，终于共同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

这本书曾得过 1951 年度斯大林奖金。

前 言

尼古拉·尼古拉叶维奇·诺索夫(1908—1976)是苏联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。

诺索夫出生在基辅的一个演员家里。十六岁时七年制学校毕业后,先后在伐木场、水泥厂、制砖厂当过工人。1927年,他进了基辅艺术学院,两年后转到莫斯科的电影学院学习。1932年毕业后,就到苏联国家制片厂去担任科学片和教材片导演工作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,他在军事技术制片厂负责为红军摄制教材片,因为有功,1943年曾获得红星勋章。

诺索夫写儿童文学作品,从1938年就开始,可是积极从事这项工作,却在卫国战争结束以后。1945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,叫做《笃笃笃!》。这是一个短篇小说集,收进一些短小有趣的故事,大都是为低年级小朋友写的。低年级小朋友读书不比大人,读不下去的书他们就干脆不读,而诺索夫则有本领不仅让他们把书高高兴兴地读下去,而且读完以后,又高高兴兴地接受作者在作品里进行的教育。在诺索夫以后写的作品里也有这个特点。象在中篇小说《快乐的小家庭》和《少先队员的日记》里,作者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,告诉小朋友在生活当中需要有坚强的意志,不怕困难,才能前进。书中的少先队员就是这样学会用电炉解

小鸡、养蜜蜂的。诺索夫还创作了《小无知和他的朋友历险记》、《小无知漫游太阳城》和《小无知漫游月亮城》等长篇童话作品。

《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》是诺索夫的代表作之一。在这本书里，作者跟我们谈了小学生的重要任务：学好各门功课和养成良好的品德。谈这个任务并不是作干巴巴的说教，而是从对两个小朋友——马列耶夫和西什金一年学习生活的生动描写中，具体地显示出来的。马列耶夫和西什金是同坐一张课桌的好朋友，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，他俩成绩都不好，马列耶夫算术不及格，西什金俄语不及格，而且互相原谅、迁就，不作批评帮助。后来，马列耶夫经过老师和辅导员的耐心教育、同学们的尖锐批评以及家长的检查督促，克服了意志薄弱的毛病，及时作好算术习题，改变了算术成绩落后的状况，这是他的一大进步。

马列耶夫进步了，而他的好朋友西什金却成了班上唯一的后进学生。他对西什金能不能正确对待、具体帮助，成了他面临的又一个新的考验。西什金不作功课，把宝贵的时间消磨在小动物上，马列耶夫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；西什金不愿继续学习，想当一名马戏团演员，马列耶夫还同他一起练习转提箱、耍盘子节目；西什金装病逃学，马列耶夫替他扯谎，欺骗老师和同学们；西什金长期旷课，马列耶夫把自己的俄语作业借给他照抄……他以为这样对待西什金的缺点还很有道理：不出卖，够朋友。他没有认识到：朋友做了不好的事，你袒护他，会帮倒忙，这样的友谊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

青少年朋友有缺点错误并不要紧，只要改了就好。马列耶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知错就改，决不含糊。他还在校长面前

主动接受任务，帮助西什金学好俄语。马列耶夫说到做到，不怕困难，持之以恒，终于在学年结束的时候，和西什金一起门门功课得了满分。在如何正确对待朋友、友谊的问题上，他在班上深有体会地说：“现在我已经明白应当怎样对待朋友了。应当严格地要求朋友，为的是让他好。如果他有错误，就应该告诉他，要是不告诉，你本身就不是一个好朋友。这也是我亲身体会到的。西什金开头做得不对，可是我却帮助他那样做，结果只是有害无益。后来我对他严格了，所以现在我就是他的真正朋友。”

这本书是用马列耶夫的第一人称来写的，读来感到十分亲切。马列耶夫那些古怪的、错误的想法，以及他对朋友缺点错误的那些不正确的做法等等，很可能也是我们的小读者想过做过的。当我们读着读着，不禁会忘记这是一位外国作家写的小说，而象是在听一个同年的小朋友在讲他自己的故事。书中还充满了喜剧场面，读来令人发笑，足见这位作家的写作本领是很高明的。

这本书出版后，在苏联获得好评，曾得过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。

欣 梁

一九八〇年八月

第一章

你就想想吧，时间过得多么快呀！我还没来得及回过头来看一看，假期已经完了，又到开学的时候了。整个夏天我都在街上跑来跑去，踢踢足球，至于书本，我连想都没有想过。当然，我有时候也看一点儿书，但那不是课本，却是一些童话和故事。至于说温习温习俄语和算术，那可没有过。俄语我本来就学得很好，算术我根本就不喜欢。在我看来，顶讨厌的事就是做算术题。我们的奥尔加老师原来还打算给我规定一些算术作业，叫我在暑假里做，可是后来她又可怜我，没给我规定作业，就让我升四年级了。

她说：“我不愿意把你的暑假给糟蹋了。我就这样让你升级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在暑假里自己补习算术。”

我当然答应了。可是一放假，我就把算术扔到脑后去了；如果不是又到了开学时候，大概我还不会想起它来。我一想到自己答应过的事没有做，就觉得很难为情，可是现在想也没用，反正什么办法也没有了。

你看，暑假就这样飞过去了！9月1日那天早晨，我起得比往日早一些，把几本书放到书包里，就上学去了。这一天街上真是热闹极了，所有的男孩子、女孩子，大孩子、小孩子，都象听到

了口令一样，一齐拥到街上来，向学校走去。他们有单独走的，有一对一对走的，还有好几个人成群结队走的。有象我一样不慌不忙地走的，有象赶去救火似地飞跑的。孩子们抱着花，预备去装饰教室。女孩子们尖声叫着。男孩子中间也有几个人尖声叫着和笑着。所有的人都快乐。我也快乐。我快乐是因为我又可以看见自己的中队，又可以看见本班的全体队员和我们上学期的辅导员王洛加。这时候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出外很久的旅行家，现在正在向家乡走着，马上就要看见祖国的海岸和亲戚朋友们的熟面孔一样。

然而，不管怎样说，我还是觉得有点儿不高兴。因为我知道，在我的老同学里面，再也看不见上学期和我坐一张课桌、我那个最好的朋友费佳了。他不久以前和自己的父母离开了我们的城市，现在谁也不知道将来是不是还有机会和他见面。

另外我还有一件发愁的事情：如果奥尔加老师问我在假期里温习算术没有，我真不知道怎样来回答她。唉，算术真把我害苦啦！为了算术，我的心情完全弄坏了。

明朗的太阳还象夏天那样在天空照耀着，但是凉爽的秋风却把那些发黄的树叶刮下来了。树叶在空中一边盘旋一边向下落。风又在人行道上追赶它们，那些树叶仿佛也在忙着赶到什么地方去似的。

我老远就看见了校门上头挂的红色大横幅。横幅四周用花串镶着边，上面写着两个白色的大字：“欢迎！”。我回想起去年的今天，前年的今天，和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头一天上学的那天，这里也挂着和这个完全一样的横幅。我想起了过去的几年，想起

了我们在一年级的時候，怎样盼望快些长大和加入少年先锋队。

我一想起这些事，心里就一阵高兴，好象发生了什麼极好极好的事情一样！我的腿就自然而然地走得快了，我容易才没撒腿跑起来。我跑，叫人看着不好看；我不是什麼一年级的学生了，无论怎样说吧，总算是四年级了！

学校里已经满院子都是同学。同学们分成了好多伙，一班一堆。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一班。同学们看见我，就都欢呼着朝我跑过来，并且拍我的肩膀和脊背。我没有想到大家见了我会这样高兴。

葛利沙问道：“费佳在什麼地方啊？”

“对呀，费佳在哪里呀？”同学们都喊起来了。“你们从前总是在一起的。你把他丢在什麼地方了？”

我回答说：“费佳没有啦。他以后不在我们这儿读书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他和他的爸爸妈妈离开这个城市啦。”

“这是怎麼一回事啊？”

“就是那麼回事。”

阿利克问道：“你不撒谎吗？”

“什麼话！我还能撒谎！”

同学们仔细地看著我，笑嘻嘻的，好象不大相信。

辽尼亚说：“同学们，万尼亚也没来呀！”

同学们喊道：“谢廖沙也没来呀！”

杜里亚说：“或许他们也搬走了，我们还不知道呢。”

这时候，就象是回答他的话似的，学校的便门打开了，我们

看见万尼亚走进来。

我们一齐喊道：“乌拉！”

大家都跑上去迎接万尼亚，还扑到他身上去。

万尼亚一面挣扎一面喊道：“放开！你们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过我还是怎么的？”

但是，每个人都想要拍拍他的肩膀或是脊背。我也想拍拍他的脊背，可是拍错了，一拍拍在后脑勺上。

万尼亚生气了，用尽所有的力气想从我们中间挣出去，并且说：“怎么，你们还想要打架呀！”

可是我们把他包围得更紧了。

我正不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样结束，恰巧这时候谢廖沙来了。大家就都扔下万尼亚，跑到谢廖沙那里去了。

任尼亚说：“现在大概都到齐了。”

伊果尔说：“如果不算费佳，就都到齐了。”

“他搬走了，怎么还能算他呢？”

“或许不是真的呢！我们可以问一问奥尔加老师。”

我说：“信不信由你们吧。我还骗你们！”

于是，同学们就开始你看我我看你，讲着各人在暑假里的生活情形。有些人到少年先锋队夏令营去了，有些人随着父母到避暑地去了。一个夏天我们都长高了，晒黑了。但是晒得最黑的是格列布。他的脸黑得就象人家把它在柴火上熏过了一样。只看见他的浅色眉毛在脸上发亮。

杜里亚问他说：“你在什么地方晒得这样黑呀？也许你整个夏天都在少年先锋队夏令营里过的吧？”

“不是。最初我在少年先锋队夏令营里过，后来到克里米亚去了。”

“你怎么到克里米亚去的呀？”

“很简单。我爸爸的工厂给了他休养证，叫他到那边的休养所去休假，他让我和妈妈也去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真到过克里米亚？”

“到过。”

“看见海了吗？”

“海也看见了，什么都看见了。”

同学们四面八方把格列布围起来，仔细地看着他，仿佛看什么宝贝似的。

谢廖沙说：“那么你讲一讲海是什么样子的吧。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”

“海呀，很大，”格列布开始讲道。“它那么大，你在这边岸上站着，甚至都看不见那边的岸。一边有岸，另一边一点岸也没有。唉呀，同学们，有么么多的水呀！一句话说吧，净是水，而且那里的太阳晒得厉害极了，连我的皮都被晒掉了。”

“撒谎！”

“我说的是真话！起初我简直给吓怕了，可是后来我看见，原来在那一层皮下面我还有一层皮。你们看，现在我身上长的就是第二层皮。”

“得啦，你不用讲你的皮，你讲一讲海吧！”

“我马上就讲……海呀，很大呀！海里的水呀，多极啦！一句话说吧，满满一海的水。”

关于海，不知道格列布还能讲出一些什么，可是这时候王洛加走到我们跟前来了。大家立刻欢呼起来。全体把他围着。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事对他讲一讲。大家都问他今年还做不做我们的辅导员，或者另外派一个人给我们。

“同学们，你们这是什么话呀！难道我能够把你们交给别人吗？我还象上学期一样，在你们这里工作。不过，如果你们讨厌我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”王洛加说着就大笑起来。

我们大家一齐喊道：“我们会讨厌您吗？……您一辈子也不会使我们觉得讨厌的。我们和您在一起总是快乐的！”

王洛加对我们讲，他夏天和自己的同学，都是一些团员，怎样坐着胶皮船沿河旅行。然后他说了声过一会儿见，就到自己的同学，高年级的学生那里去了。他也想和自己的朋友们谈一谈啊！我们都舍不得让他走，可是这时候奥尔加老师到我们跟前来了。大家看见她都很高兴。

我们一齐喊道：“奥尔加老师，您好啊！”

奥尔加老师笑着说：“你们大家都好啊，孩子们！怎样，夏天你们都玩够了吗？”

“玩够了，奥尔加老师！”

“休息得很好吗？”

“很好。”

“没休息腻吗？”

“腻啦，老师！想念书啦！”

“那就很好啊！”

阿利克说：“老师，我都休息累啦！如果再休息些日子，简直

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”

“阿利克，我看你一点儿也没变样，还是象上学期那样爱开玩笑。”

“还是那样，老师，就是个儿长高一点儿了。”

奥尔加老师笑着说：“啊，你真长高不少了。”

尤拉接着说：“就是没长智慧。”

全班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齐玛说：“奥尔加老师，费佳以后不在我们这里念书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孩子们。他和他的爸爸妈妈到莫斯科去了。”

“老师，格列布到过克里米亚，还看见过海呢。”

“那很好。以后作文的时候，就让格列布描写一下海吧。”

“老师，他的皮还掉了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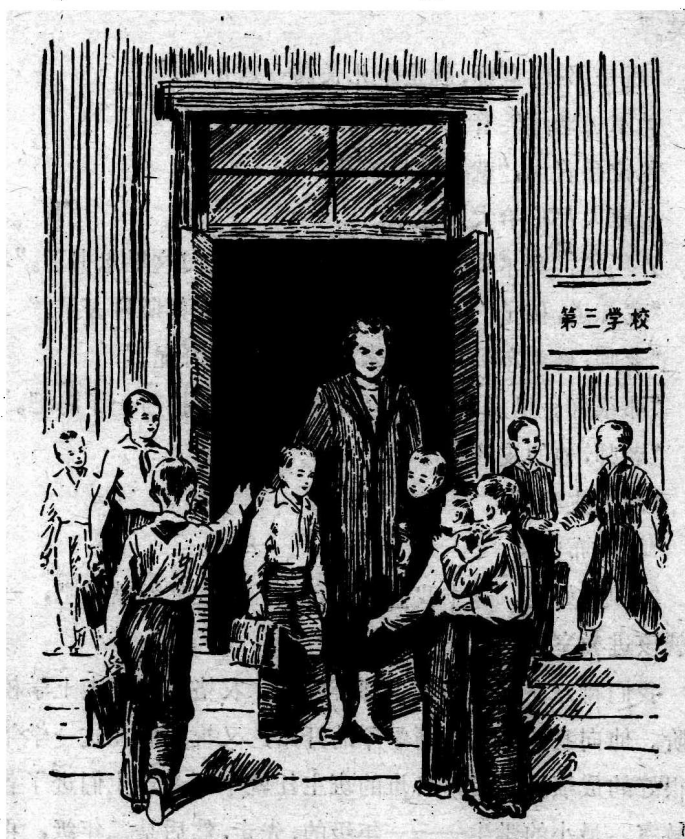
“谁的皮呀？”

“格列布的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。这个我们以后再谈。现在你们站队吧，一会儿就该进教室啦。”

我们排好队。别的班也都排好了。衣格尔校长走上学校的台阶。他向我们祝贺了新学年的开始，又祝我们在这一学年里有很好的成绩。然后，各班的班主任就率领着学生们进了各班的教室。最小的学生——一年级的，先走，然后是二年级，再后是三年级，再后是我们，我们后边是高年级学生。

奥尔加老师把我们领进教室。同学们都愿意照上学期的座位一样坐，所以我的课桌上只有我一个人，没有伙伴。大家都觉得这次给我们的教室很小，比上学期的小得多。



奥尔加老师解释说：“教室和上学期的一般大，长短高低完全一样。一个夏天你们都长大了，所以你们就觉得教室小了。”

这是实话。后来在下课时候，我特意地去把三年级的教室看了一下，它和四年级的完全一样。

上第一堂课，奥尔加老师对我们说，我们在四年级一定要比以前多多努力，因为我们有许多种功课。除了俄语、算术和我们上学年有过的一些功课以外，现在还要加上地理、历史和自然。所以从学年开始就应该好好用心学习。我们把课程表抄下来。后来，奥尔加老师说应该选举一个班长和一个副班长。

同学们一齐喊道：“格列布当班长！格列布！”

“安静点儿！吵得多么厉害呀！难道你们不知道怎样选举吗？谁想要发言，应该先举手。”

于是我们就开始有秩序地选举，选出格列布做班长，舒拉做副班长。

上第二堂课的时候，奥尔加老师说，我们开头先温习上学期学过的功课，她要看一看谁在暑假里忘记了什么。于是她就开始查问我们。结果，我连九九表都忘记了。当然并不是完全忘记，仅仅是末尾忘记了。七七四十九以前我都会背，可是以后就背不好了。

奥尔加老师说：“唉，马列耶夫，马列耶夫！看起来你在暑假里连书本摸都没摸过啊！”

马列耶夫是我的姓。奥尔加老师生气的时候总是叫我马列耶夫，如果不生气，就简简单单叫我维加。

我发现在学期开始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念书总是难一点。每

一堂课都显得很长，仿佛是谁故意把它拉长了似的。如果我是管理一切学校的最高首长，我一定想法规定，刚开学不立刻全天上课，而是一点一点地上，让同学们慢慢地把玩心忘掉一些，等上惯课以后再全天上课。比方说可以这样规定：第一星期每天只上一堂课，第二星期每天上两堂课，第三星期每天上三堂课，这样慢慢地增加。或者还可以这样：第一星期光上轻松的功课，譬如体育；第二星期体育之外还可以加上唱歌，第三星期可以加上俄语，这样一点一点增加，最后加上算术。也许有人会以为我是一个懒惰的人，根本不愿意读书，那可不对。我非常喜欢读书，不过我不容易一下子开始工作，正玩得起劲，忽然叫你马上停下——读书吧！那怎么行！

第三堂课是地理。我想，地理一定是一门很难的功课，象算术一样，可是没想到，它却是十分容易的。地理，这是讲地球的科学，就是讲我们住的地球的，它讲地球上有什么山，什么河，什么海，什么洋。从前我以为地是平的，象一张烙饼，可是奥尔加老师说，地根本不是平的，而是圆的，象球一样。以前我也听见有人这样讲过，可是那时候我想，那可能是童话，或者是什么人编造的。但是现在已经确实知道这不是童话了。科学断定，地，这是一个顶大顶大的、再大没有的球，这个球上住满了人。原来地球有一种地心吸力，它吸着一切人、走兽和在它上面的一切东西，所以住在地球下面的人、走兽和东西才不会掉下去。你看，还有一件有趣味的事：住在地球下面的人走路的时候脚朝上，也就是说，头朝下，可是他们自己觉不出来，他们觉得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，脚朝下。如果他们低下头去看自己的脚，就也能看见脚

底下的地，仰起头来向上看，上面也是天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们才觉得自己也是头朝上，脚朝下。

上地理课时我们稍微快乐了一些，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，竟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上课铃已经摇过了，奥尔加老师也进教室来了，可是门突然打开，门口出现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学生。他在门口犹豫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向奥尔加老师鞠了一个躬，说：“您好啊！”

“你好，”奥尔加老师回答说。“你有什么话想要说吗？”

“什么话也不想说。”

“既然什么话也不想说，那你来做什么呀？”

“就为这么回事。”

“我不大懂你的意思！”

“我来上课。四年级不是在这儿吗？”

“是在这里。”

“对啦，我就是要到四年级来。”

“那你一定是新学生吧？”

“是新学生。”

奥尔加老师看了看名册。

“你姓西什金吗？”

“是西什金，名字叫柯斯佳。”

“那么，柯斯佳·西什金，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？难道你不知道早晨就应该来上学吗？”

“我是早晨就来了的。我只耽误了第一堂课。”

“第一堂课？现在已经是第四堂课了。那两堂课你在什么地